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

房

玄齡

注

劉

績補注

管子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相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予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



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相公  
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  
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  
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  
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  
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法迥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菑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傾軼賣奴心伏尸滌野此見戈之本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



管子卷第十三  
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山有鉛者其下有錕一曰  
上有鈔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  
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  
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  
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  
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  
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  
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澆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  
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  
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  
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  
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  
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  
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

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



郡曲周 相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臺泉之

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 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

不行斛也 民舉所最粟舉盡也 以避重泉之戍而

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

二什倍而市緡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

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 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

數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

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

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沽鹽百口之

家百人沽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

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

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

泝水為益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相公

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今民毋得築

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

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

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



益則腫守圉之本其用益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一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

齊相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王氏繼水處什之六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瓜牙不利其



噐藏於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沛火澤也一說沛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

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

禹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

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

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相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

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武

之皮以為表鄉大夫豹飾鄉大夫謂之飾列大夫豹幘列

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

皮故山林之人刺七亦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

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

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相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筮陽也壤筮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豐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豐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拆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相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相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相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



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  
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  
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  
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吏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  
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  
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  
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  
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  
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  
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市朝  
間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  
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  
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  
君重此乃則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  
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  
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按列本二十作  
世字下放此益鐵二  
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



民

相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歲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

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歲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



管子卷十三  
九  
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  
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  
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謂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  
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  
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  
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禹氏邊  
山之玉一筴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  
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  
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柰何管子  
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  
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  
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  
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禹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  
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  
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一日定慮二日出竟三日出竟五日出竟而反百乘之制  
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  
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  
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而制輕重毋  
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  
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  
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而制輕重毋過

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  
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  
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  
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  
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  
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  
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



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災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擅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擗民也輕重不調無擅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䟽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相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相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壘山夏后之王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



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之一也  
栢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國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栢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栢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柝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筮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棄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栢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謔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窳民無以與正籍

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暑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扞夏不束拊以觀凍溺強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死湯得為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嚮處之國饋食之鄰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印傳戟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歲羨踴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歲羨踴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于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鉅之數不得



為侈矣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鑿無止遠通不推  
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  
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  
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  
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  
死輕重之分使然也相公曰皮幹筋角之微甚重重  
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  
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相  
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微去分民之籍去

分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  
之時夫妻服簞輶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  
相睹天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兩十人之  
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  
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  
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  
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  
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相公曰弓弩多匡輟者績按輟苦禮切礙也而重籍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匡輟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鷺之

舍近鷓雞鵠鮑鮑布老切之通遠鵠鷺之所在君請式壁

而聘之相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越人

三月解弓弩無匡輟者君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

管子對曰鵠鷺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區聞

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雞鵠鮑彼十

鈞之弩不得裴撤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弓弩無

匡輟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相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

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

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

鬼神相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

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

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與物皆宜相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

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

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殺若此則澤魚之正百



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相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池沼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相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負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今日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相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

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

豫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相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日薪一束小日薪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夏有以決芒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相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屨之眊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轎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眊有所離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相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

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

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

故曰渠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水為鹽煮海也正而積之

相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

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

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

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百若此則鹽必坐長

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



而十倍相公曰善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糴之  
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

本國自無遠饋而食無益則

腫守圉之國

圍與禦同

用益獨甚相公曰諾乃以令使糴

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相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  
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  
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  
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  
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

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  
二王也相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  
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  
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  
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  
下王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  
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  
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



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  
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苧曲之彊若  
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  
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  
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  
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  
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歲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求之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  
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  
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  
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  
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  
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  
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



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  
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  
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  
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  
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  
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耕發  
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  
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歲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  
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  
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相公曰諾東  
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相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  
甯戚相與四坐相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  
其民者失其下數斯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  
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  
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



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相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鄉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筭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筭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符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一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一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笑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

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相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

他卧反落毛也

服而以為幣

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崙之虛不朝請以瑇瑁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管子卷第二十三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四

房玄齡注  
劉績補注

輕重乙第六十一

輕重十

相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相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



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  
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  
霸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  
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  
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曾之  
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  
足雖在下不為二君憂夫海出沙無止山生金木無息  
草木以時生噐以時靡幣涕水之益以日消終則有  
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



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相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鑿一鑿一耨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鈺一鑽一鑿一鈹奇休反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鈹時橘反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相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壘諸侯敵鍾之國也饋側華反山諸侯之國也河壘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壘諸侯敵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蕨菜此之謂豫戒相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敵鍾之國



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  
釜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  
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  
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  
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  
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  
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  
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  
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身之理故五穀粟

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  
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兩五尺其君必辱食糲之國必亡待五穀  
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  
者不從望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  
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  
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  
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



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相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沫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而獲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相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獲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

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相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相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相公乃即壇而立竈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抱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



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  
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四萬二千金靡然虛相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  
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  
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相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誘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鄉乎相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相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  
之出賂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周寡  
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塚壘不為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  
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  
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萬乘之號而  
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特也

無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

令為可耳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

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十鍾之家不行次斛四

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不之一千

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

之數令之曰國貧而不用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

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損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

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使百姓皆稱信

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歲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



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澤斥山間垠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

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

列大夫中大夫藏

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千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

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管子卷第十四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  
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  
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  
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  
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  
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  
於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纊之  
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  
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百故物

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毛羽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  
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  
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七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璧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其管子西見天

子曰幣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

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

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

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蔽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

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

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

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每

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

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

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

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壁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其管子西見天

子曰幣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

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

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

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歲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

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

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  
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春每

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

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

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

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



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相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相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

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蒞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蒿縷而



管子卷二十四  
十一  
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  
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  
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黃汭為益梁  
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七百萬其出之中百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  
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  
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相  
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

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  
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  
酌之酒太宰行觴相公舉哀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  
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  
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  
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  
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相公曰不可  
子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  
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



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  
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  
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  
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苾之於萊純  
錙綱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中周十金萊人知之聞  
慕苾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

萊失慕苾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

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曰齊西水潦

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欲以東之賤

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

為百泉則鉅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鉅齊東之粟釜

十泉則鉅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

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

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

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



此明東西之相彼遠近之準乎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錢今齊

西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  
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  
仁祖義成其霸業於行推術曰技而發非為常道也  
別篇云備行而不盡也

相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

春且至溝瀆阨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歲內

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

謝物且為之舉大夏惟血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田兵求縶弓弩求弦謹絲麻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衣糧食不給黃金之賞

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

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聞於馬請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相公曰天

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

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相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

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

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相公終神管子入復相公曰地重殺之哉兆國有慟

風重殺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奪國有彗星必有



流血浮丘之戰，篳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篳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無寵被絺、絰、總、鷩，舍餘秣，齊鐘鼓。」子對曰：「城陽大夫無寵，被絺、絰、總、鷩，舍餘秣，齊鐘鼓。」

之聲，吹笙箎簾，百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殺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名，未間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本業也。

此何以



洽

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

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

繆讀曰繆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相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

旌表也

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

亦所以州通之貴重之

師執拆策曰君且使使者相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

令使者賣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

皆齊者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

舊執之券皆折毀之

所書之債皆

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

貨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相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

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相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靡然益貧相公召管子

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



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氓巨雄翡翠小鳥  
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  
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蛇巨雄新冠  
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  
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  
為不貧乎相公曰善

相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  
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  
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相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

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  
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  
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  
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  
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  
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相公曰善

相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

大因曰京

君請式壁而聘之

式用也壁石壁也聘

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

相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相公問管子曰

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

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

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壹舉而名實俱在也民

何為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

斂實乎麥之始也管子問於相公敢問齊方于幾何

里相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

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池龍夏其於齊國四分

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埽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

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也相公遽然起曰然則為

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

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

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困之物之

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



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  
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  
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  
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  
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  
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於系未為系籍系  
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  
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  
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世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  
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  
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  
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  
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  
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  
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



無貨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  
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  
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  
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  
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相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岌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

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耨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  
臊民食之無茲暵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增藪斬辟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蟲黠十七湛疏三江  
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敵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岌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相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齒之有唇也

蠶古蜂字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

曰魯梁之民俗為緜徒矣及緜之厚者謂之緜也公服緜令左右

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

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緜矣相公曰諾即為服於泰

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

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日子為我致緜千匹賜子金

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

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緜十三月而管子

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

緜緜謂連續也緜息列反緜立喬反車轂轂謂車轂也騎連伍而

行轂謂車轂也言其車轂往來相管子曰魯梁可

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緜閉關



母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

謂急速之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緇脩農穀不可以

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

請服

相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柰何管

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相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閭其年民被白而清

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

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

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墉也衆鳥

居其上丁壯者胡克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

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

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

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

以鄉不資也



管子卷第四 十二  
相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友農二年相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相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國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相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相公與民通輕重歲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



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  
為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  
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  
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  
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  
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  
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  
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楚之南楚人降齊者  
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績按疑行此三字狐白應陰

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

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

其本而出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

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

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

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



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弊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

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糶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糶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伐



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  
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  
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  
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久  
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  
六里而壇服青而纒青措玉搃帶玉鹽朝諸侯卿大  
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曰

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  
鑕鏃堽竈泄井所以壽民也拒耒耨懷鉛鉛又搃權  
渠覬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績按鉛之姚切心具教  
鍊也鉛辭理切

民為酒食所以為敬孝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  
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  
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  
功寡者為罪是以跖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  
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詔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  
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後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  
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曰  
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毋斬大山  
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  
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  
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  
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  
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  
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  
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一二日謂之科至以至而黍熟  
子祀於大烝西出其國日三十里而壇服白而絕  
白搯玉搯帶錫監吹埙篪之風靈動金石之音朝諸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冬月犧牲以彘發號  
出令曰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  
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歲始入戶服  
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於百姓發

巨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寔六

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奠  
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  
斷伐具械器趣蒞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比  
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  
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  
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獲而不獲風雨將作五穀  
以削士民零落不獲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



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歲之害也張超當弩鉞釋  
劔戟獲渠當脅軻箠並當採櫓故新械具則戰  
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云臺先生玉枕傳泊晉江過滬波  
舫因出管子一書相贈後同年黃  
堯圃見之云定是元本市中不  
可多得故三十兩不為價貴因重

裝之

錢吉祀



右明劉績管子補注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稱元刊  
本王芑孫舊藏獨山莫氏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亦  
稱丁禹生有元刊本王芑孫舊藏丁誤於芑生  
跋文有黃堯圃定是元板市中不可多得一語余  
從錢琴銅劍樓借顧千里度陸勅先校之劉績  
本中有補板。且有与原板異字知堯圃所  
云元板對補板言元印原字非宋元之元丁透  
改稱元刊則笑柄矣子德或未見原書就其所



知者著錄遂又為禹生而誤耳歸安陸氏所  
宗楊藏書志認為明成化刊本亦誤續字用  
熙江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鎮江府知府見四  
庫全書續刊撰三禮圖提要又有六樂說入存  
目續刻管子雖無年月可考然必在宏治庚戌  
以後不得云成化也此書不及世傳兩宗本而五的  
法刻為最古今取常熟瞿氏藏宗本勘之則宗  
本第五卷缺第九葉此不缺宗本第十四卷四時篇

是初冬三月至而惡必伏正交八十九字誤列暴虐  
積則亡下此列行秋政則早下宗本誤此不誤宗  
本第十六卷小同篇桓公與管仲圍門而謀伐莒  
未發也下奪正交二十七字此不奪也其他可正宗本  
之實尚多陸勅先為以宗本校此書云古今考籍  
宗板不必盡是時板不必盡非宗刻之非者居二  
三時刻之是者五六七真邇來人語也第其刻  
工最為善以賢作矣國作國與作與猶作尤



等字觸目皆是又注文之末任意增者也己矣  
等字殆當時通行坊本未加校對卷數如葉  
數尤為凌亂如卷十第五葉應改為卷七第  
又十七葉第四葉應改為卷九之第十九葉卷  
五之第九葉應改為卷十三之第五葉第六七  
葉應改為卷十三之第六七八葉卷十六之第  
十五葉應改為卷十四之第十六葉卷十三之第  
六七八葉應改為卷十五之第六七八葉第五

葉應改為卷十五之第九葉卷十四之第十六十七  
十六十九葉應改為卷十六之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葉卷十八之第十一葉應改為第十葉第十葉應  
改為第十一葉又卷四缺第十三葉文實不缺卷  
九實缺第二十六葉書實乃將第二十五葉之末  
注文挖去以掩其迹此皆應為理董者也玉霸  
形一篇於命曰武滿三滿下以接之時玉自古以正  
文三百二十五字下接而不止玉知動靜正文三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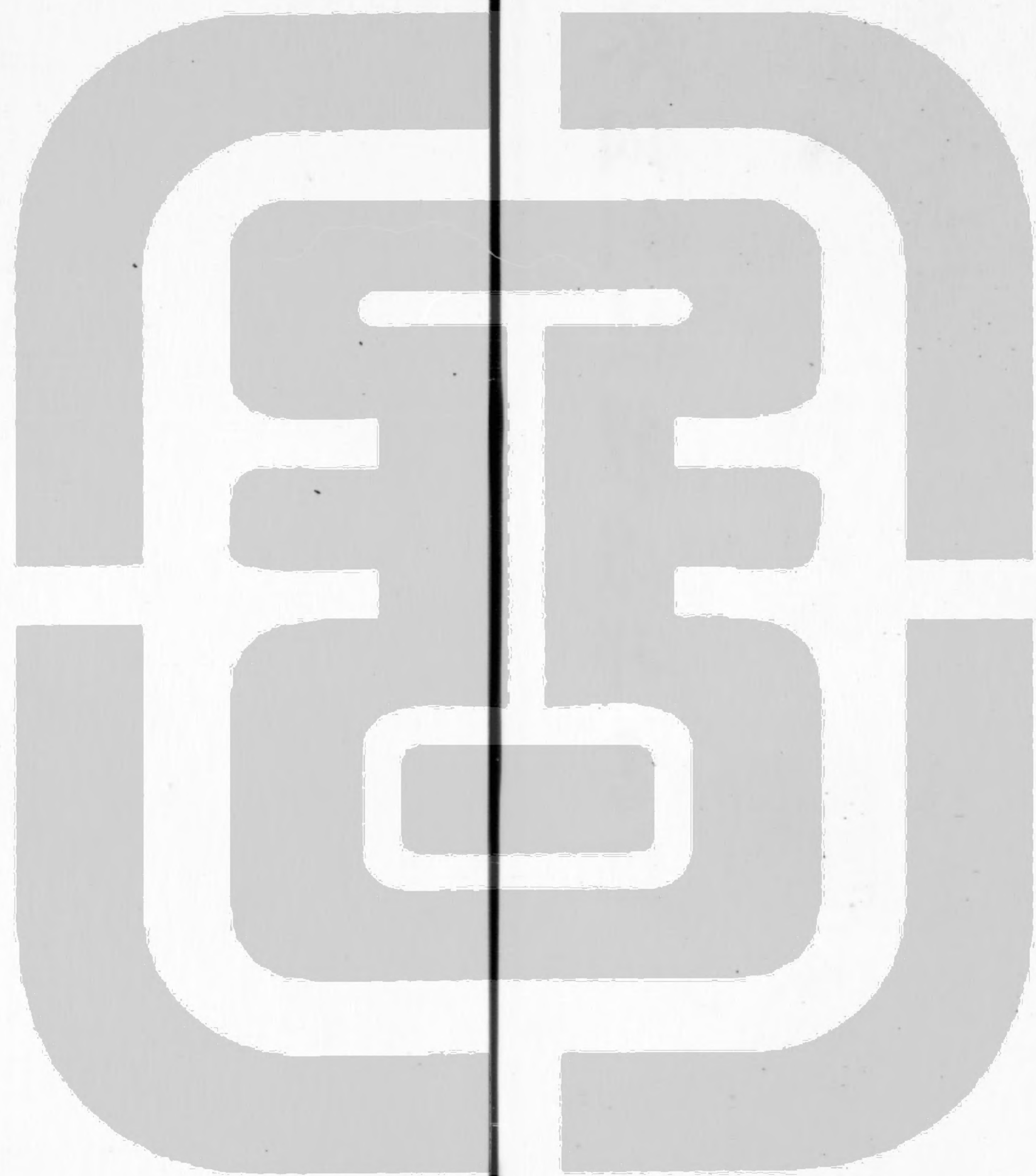


十二字下始接至今未嘗有云云以安正書堂各  
注本誤与此同殆因一祖本錯簡兩葉其後各改  
所祖之本之行款遂致連文不復能句讀矣以人  
刻書喜改古書績則致為矜慎其所考訂及所  
見別本異同均加按語互原注後較之趙文毅本  
遷改原文為勝書此以歸菊生按王懷祖讀香  
雜志淮南亦有劉績本又江建霞嘗見拜經樓  
所藏書目中有劉績霏雪錄水繪庵冒廣生

跋錢琴銅劍樓瞿燿邦書









6

